

## 箏艺映古风 仁智启百世——访著名古箏演奏家饶宁新先生

发表刊物：秦箏作者：王少明

### 论文内容：

饶宁新，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箏学会副会长、著名古箏演奏家、教育家、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出生于广东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

王：您作为客家箏派的一代宗师，您的演奏风格用乐评家的话说是“如泣如诉，感人肺腑”。我第一次欣赏您的演奏是2002年在我院举办的“纪念罗九香诞辰100周年音乐会”上。后来我还专门欣赏您的音响制品专辑。每每欣赏时，总有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感。另外，您的演奏还贯通一股“气”，这股气既承续千古，又下开百世；既有儒家仁智精神，又有道家仙风道骨。

饶：古代哲学家把古箏看作“仁智之器”。古箏属于中国传统的文人音乐。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精神，有儒家的，有道家的，也有其它学术或艺术流派的。但它突出了两个字：仁和智。仁是道德，智是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道德的民族，也充满着博大的智慧。这种道德和智慧中同时也渗透着一种人格精神，不仅有儒家的对贤及大丈夫人格，也有道家的仙风道骨。反映和表达这种精神应该是古箏演奏的一大使命。怎样表达就涉及到审美也就是演奏风格问题。

王：这里还涉及到对传统音乐艺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我认为，继承的东西一定是精神境界和文化特色层面的，而发展的东西主要是风格技巧层面的。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您在演奏古典箏曲时，特别是演奏客家箏曲时，是怎样对待继承和发展关系的？

饶：你讲的不错。所谓继承，就是要在演奏中把古曲中所包含的仁智精神、美学韵味、地方特色充分体现出来。就客家汉乐而言，就是要原原本本地把汉乐清丽雅致的风格和浓郁的岭南特色搬进自己的大脑中。所谓发展，就是各个演奏者不要拘泥规范中的固定形式或某种手法等等。要根据自己的乐器的特点，在技巧上加以发挥。即通过一定的演奏技巧和风格把心灵深处的情感再现出来。

王：中央音乐学院李萌教授在他主编的《广东客家·粤乐箏曲集——饶宁新先生古箏演奏艺术及乐曲》一书的《前言》中，对您的演奏风格是这样评价的：“饶宁新先生的箏音乐有一种天真、纯正的抒情，这是一般弹箏的人所缺少的。据说，他喝酒以后弹得更好，音乐坦荡，真诚和尽情，可谓仙风道骨。他的音乐中，有一种对孤独、清高的陶醉，说不上他那些旋律是从哪儿来的，很纯正、地道，但又不很规范。”您对这一评价怎么看？

饶：李萌教授的评价对我多了些鼓励的话。但他的确也反映了我演奏的一些特点。古人云：“文如其人”嘛。我算是乐如其人或箏如其人。我认为做人要心胸坦荡、率直而行。大原则不移，小事倒不一定过于经心，功利性越少越好。不要把名誉和地位看得太重，可有可无。想想我的老师们什么职称也没有啊！但他们一样兢兢业业地把音乐传授给学生。要演奏古曲、传统乐曲，首先要学好历史，能通古才行。要把“情”灌注到乐曲中去。把音符当成描绘乐曲情感的手法，情在音中生，音在情中游。

王：您演奏风格的形成一定会与您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是吗？

饶：没错。我出身在汉乐之乡——广东大埔县。广东汉乐源于中原地带的“中州古曲”，亦称“外江乐”、“儒家音乐”等。汉乐从中原传至梅州大埔的历史相当长。尽管世事如烟，汉乐神韵没有变。汉乐文化中的仁智精神，给了我丰富的音乐文化营养。我生长在音乐世家。我祖父、父亲，能唱、能演

奏多种乐器。父亲饶从举热爱汉乐扬琴演奏和汉剧演唱，他技艺高超，曾录有唱片。上世纪 30 年代，新加坡广播电台还播放过他的唱片。传说我父亲可以把扬琴倒过来演奏。1956 年我父亲饶从举和罗九香、饶淑枢三人代表客家汉乐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演出，并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王：您是怎样走上音乐这条不归路的？是否主要受您父亲的影响？

饶：父亲对我影响的因素很大。他教我学习各种民族乐器，经常带我去“和弦子”。儿时在家乡常听堂叔饶竞雄弹筝，如《蕉窗夜雨》、《昭君怨》等曲，觉得很好听。他曾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学筝。1959——1962 年就读于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师从潮乐名家苏文贤先生和汉乐名家罗九香先生。不仅能跟两位名家学习古筝达 6 年之久，而且还获曹正、赵玉斋、刘天一等几位老前辈的指导，使我常能浸润在仁智精神之中，接受古筝艺术的洗礼。为我后来筝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王：您学习过客家筝和潮州筝的演奏技术，那么，您就可以把两派融合起来，吸收两派的特色和精华，形成一种新的演奏风格，而这种风格的推广和延伸，不就可以发展成一个流派吗？

饶：流派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客家筝和潮州筝包含着千百年音乐文化结晶，演奏者在技巧上，可以吸收客家和潮州筝的某些带有共同性的东西，但改变不了千百年来已形成的特定的风格。因为他们的表现力和韵味是根本不同的。六、七十年前，无论潮州还是客家，都把汉乐称为“外江乐”、“儒家音乐”或“国乐”。潮州乐人认为这是正统中原音乐。有些潮州老艺人喜欢学“外江乐”，他们认为像《出水莲》、《寒鸦戏水》、《昭君怨》等筝曲就是雅乐。甚至学习讲客家话。如现在还在香港的许墩伍先生等。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前“潮州汉调”、“潮洲外江调”称谓逐渐变成了现在的“潮州音乐”。

王：我觉得您横跨了几个筝乐流派，您归根到底当属何派？

饶：我学习和接受了不同流派的演奏风格，我可以演奏不同流派的演奏筝曲，但我在客家地区长大，客家汉乐对我的影响无疑要多一些，所以，我更多地属于客家筝派。实际上，不管什么派，重要的是听众喜欢欣赏我演奏就行了。

王：我曾听您说过，要搞流派，不要搞宗派。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言，这是一种高蹈的艺术胸襟。您是如何区分两者的不同？

饶：真正的艺术流派在追求自身艺术风格时，是能对其它艺术风格兼容而不是拒绝，是能在继承自身风格时又有创新。而宗派则是站在狭隘的艺术立场，具有排他性，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吸收别的流派的精华，继承和发展自己所属的流派。

王：您多次应邀参加海内外筝乐活动，您的演奏艺术影响及至海内外。特别是去年 11 月，您应邀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等四所大学讲学兼演出活动，听说在台湾音乐界刮起了一股学习客家筝乐旋风。这对促进两岸的文化艺术交流和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请您谈一下此行的情况。

饶：多年来我在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应邀参加了许多筝活动。去年 11 月出访台湾是第二次。第一次出访是在 2000 年。那次我和潮州古筝演奏家林毛根应台湾方台北国乐团邀请，参加了“台北传统艺术季，筝韵古筝音乐会”演奏客家筝和潮州筝。音乐会后，我应邀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讲学。去年再应台湾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邀请讲学一个月，期间，还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和台南艺术大学等大学的邀请，以“客家汉调音乐的渊源与背景”、“客家筝乐的古韵与古调”、“客家筝乐的演奏特点”、“落地生根话客家”、“饶宁新个人的客家艺术表现”为题作了多场学术讲座和演奏。还应“台

北正心箏乐团”、“臻箏雅集箏乐团”、“风雅颂箏乐团”、“台北三芝乡国小古筝团”等民间乐团之邀，讲演客家箏和粤乐。每讲一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通过我的演讲与演奏，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汉乐和粤乐精湛的艺术魅力和风格特点，也了解到大陆箏艺的传承和发展情况。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还专门从现代音律研究方面来研究了我的演奏技巧和风格。用高科技手段研究了我的演奏技巧和风格。台湾艺术家们希望两岸有更多的音乐学术和艺术交流。希望能有更多机会来大陆学习传统音乐。返途经香港，我又受香港演艺学院的邀请，作了以“汉乐和粤乐”为题的箏乐讲座。此次讲学行程虽然很累，但有这么多人重视和学习传统音乐，我能为弘扬民族音乐艺术、促进两岸的音乐交流贡献，我由此感到欣慰。

王：我看到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张俐琼教授对您的讲学和演奏有这样一个评价：“饶宁新教授的客家箏曲，充满着历史情感与文化思维，一支支乐曲里有画有诗、有故事、有情节，意境深远、启人怀古之幽思。”可谓评价之高。对此，向您表示祝贺。期待您在两岸文化交流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饶：这是应尽之力。谢谢！

①饶宁新：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副会长、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②王少明：男，1954年生，哲学硕士，现系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